

MG
12468
262



3 2286 0212 8

馮驩

席徵庸

話說周朝末年。中華大亂。各國諸侯。互相攻伐彼此吞併。真個是強存弱亡的大時代。因為這個時代。競爭太劇烈了。所以各國上自君王將相。下至世家大族。紛紛禮賢下士。羅致人才。凡有一技之長的人。無不盡量招納。以求應付意外。保全國家。因此養成了一種好客的風氣。孟嘗君就是這個時期當中。最爲好客的一人。

孟嘗君姓田名文。本是齊國的世家公子。他父田嬰。乃齊威王的少子。生前封爲薛公。領有薛邑（今山東滕縣西南）。後來由他承襲父業。仍爲薛公。號稱孟嘗君。他雖生長豪門。却無公子哥兒的壞氣習。爲人寬懷大量。最好延攬人才。無論豪俠名士。以及販夫走卒。凡來相投。他都收納門下。看同賓客。優禮相待。當時。

他門下的賓客，共有三千餘人之多，真個是：

座上客常滿，尊中酒不空；天下豪俠士，皆在此門中。

這一天，孟嘗君府中閒坐，忽有一人前來求見，孟嘗君不敢怠慢，忙把那人請進府來，敘禮落坐，但見他腳穿草履，衣服破舊，年過四十，領下有鬚，滿臉帶風塵之色，因開言勸問道：「先生這模樣打扮，纔是遠道而來，不知尊姓大名，有何見教？」那人答道：「竊人姓馮名驥，只因家世寒微，一貧如洗，聞君招賢納士，特地前來相投，不知賢君肯予收容否？」孟嘗君聽他說明來意，滿心歡喜，不免說了幾句謙辭，便叫下人，領他到傳舍去居住。

孟嘗君對於新來的客人，照例要下一番功夫，去研究他的性情如何，才能怎樣，以便將來有所借重。所以當馮驥來了十天之後，他就把管理傳舍的舍長叫來，問道：「新來的那位姓馮的客人，住在你管的傳舍了，如今十日，有何動靜？」傳舍長躬身答道：「馮

先生所寫，他來傳令的時候，除了一身之外，僅有舊劍一口，劍把壞了，疑是用草纏着的。他吃飽睡足之後，也不做別的事，只彈弄那劍，高歌唱道「且斂（劍）歸承平，舍無魚。」此處就帶有甚麼表示了。」孟嘗君聽後，想了一想，便叫焦舍長，立刻請馮驩搬到幸舍去住。

原來孟嘗君門下的賓客，共分上中下三等，上等客住傳舍，中等客住幸舍，下等客才住傳舍。食用的招待，也依這種等級的高下，略有優劣不同。馮驩初來，孟嘗君見他言不出衆，貌不驚人，以爲不過普通食客而已，所以讓他住在傳舍，受的是下等待遇。如今聽傳舍長的報告，知道馮驩對於這種待遇，表示不滿，料想一定有些龍耐，不甘心列舉下等，孟嘗君生性最敬客人，惟恐他略受委屈，於心不安，所以立刻讓他升入幸舍，如願以償；因爲住在幸舍的客人，每天都有魚吃的。

過了五天，孟嘗君又把傅舍長叫來，問馮驥現在是否滿意。傅舍長答道：「這客人雖然升入幸舍，心裏似乎還不完全滿足，他仍然不時彈劍而歌，歌辭也改爲「長鉞歸來乎，出無與」了。」孟嘗君聽了這話，心想馮驥，或許是一位大賢，故意裝成落魄窮人，來試探自己是否真心求才的。這樣一想，他自然把馮驥特別看重，因又請馮驥遷入代舍，待以上賓之禮。從此以後，馮驥也和其他上賓一樣，除了衣食豐美，要出門，又有很好的騎車代步了。

孟嘗君既已重視馮驥，所以過了五天，又把傅舍長叫來問話。傅舍長說：「馮先生來到代舍，有時還是彈着那口劍高唱「長鉞歸來乎，無以爲家」的歌詞哩。」這個報告，使得孟嘗君大不痛快，因爲他覺得對於馮驥，已經是破格尊敬了，求此不過二十天，一點表現也沒有，就住有華屋，食有魚肉，行有車馬。還嫌無以爲家，這種人未免太不知足，太少自愛，所以從此以後，他就不再理會

馮驩了。正是：

食有魚肉，日有車，彈欽更唱無有家。位至上賓還不足，休怪孟嘗不望他。

孟嘗君好去賓客，一則是圖虛名，二則也是望在急難之時，賓客能替他救急濟難。果然後來他遇着意外，賓客也真能出力，使他轉危爲安。譬如有一次，他奉命出使秦國，秦王很敬重他，但又怕他將來回國以後，被齊君重用，對於秦國不利，因將他軟禁起來，想加以殺害，以除後患。孟嘗君被禁以後，萬分着急，後來探得秦王有一寵妃，在秦王面前，很能說話，因派人去運動她，請求設法相救。這寵妃却混出一個條件，說是如有一件白狐裘相謝，自願幫忙，否則恐難爲力。這可把孟嘗君難着了，因爲他原有一件價值千金的白狐裘，可是來到秦國，就已送給秦王，作爲見面之禮，如今哪來的第二件。正急得無可奈何，却有一個門客，向他獻上一件白

狐裘。原來這位門客，是改裝成一隻狗，混進秦王藏裘的庫中，將裘偷了出來的。這件事，使得孟嘗君喜出望外，忙將白裘獻給寵姬。那寵姬得了謝禮，居然用巧語花言，說動秦王釋放了孟嘗君。

孟嘗君被釋以後，連忙同賓客逃回齊國，夜半時分，走到秦國的邊境函谷關口。這時關門已閉，依照例規，必須等到雞鳴天曉，方能開關過客。孟嘗君知是一刻也不能等待。因為他料定秦王，雖然一時受惑，放走了他，不久就會明白；既已明白，必然派兵隨後追趕。目前他要出不了關，立刻就有重入羅網的危險。這真是一髮千鈞，萬分緊急的時候，可巧他的門客，有會學雞鳴的，當時就學齊雞叫了幾聲，引得四野不雞齊鳴。守關人聽見雞聲，便照例開了關，孟嘗君因此脫了危險。回國以後，齊王就拜他為相，執掌齊國的政權。正是：

樹高即招風，名高更招忌。

若非門下客，焉能脫險去。

孟嘗君經過這次風波以後，對門客更加敬重，招待也更加優厚。一切開支，因此更加浩大。他雖悉收入短少，難供賓客的費用，便想了個開源的辦法，拿出若干現銀，運到薛邑，借給他所管轄的人民，想從中取些利息，來補給待客之用。

過了一年，他派人去收帳，誰知按期交納的並不多，大部分都收不到手。孟嘗君很着急，想另派精練的人，前去催收，却不知誰人最適當。傅舍長因推薦馮驩道：「住在代舍的馮先生，雖然未見有何特長，可是他像親忠厚，口辭靈便，要是派他去催收帳目，或許勝任。」孟嘗君因把馮驩請來，說明要託他去收帳之意。馮驩聽了，答應願去，並且當面辭行，立刻收拾行李，登程而去。

馮驩到了薛邑，便按債戶的名冊，普遍催討一次，也收到了不少現錢。但他並不解送相府，却都用來買了美酒肥牛，備辦延席。

馮驩

七

又定了一個日期，通知全體債戶，無論有錢無錢，都要隨帶借錢文書，如期會齊。

到期，債戶都來了，馮驩並不說一句討債的話，却讓大家依次入席，盡量大吃大喝。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之後，他才叫各人取出文書，自行斟酌，能還債或不能還債，現在可以當面言明。衆人聽了，便紛紛回答，有能夠歸還的，也有家境貧窮，實在歸還不出的。馮驩便要那些有欠還債的人，自行定期交付；剩下那些無力還的，他却叫他們把文書都交出來，他再檢出所存的借券，對明合同無誤，然後將兩方面的文書，聚在一起，用火燒了。衆人一見，無不驚疑萬分，不知他是何用意。等到文書都化成灰了，馮驩才不慌不忙，營業說道：「孟嘗君放錢給諸位，一方面是慮着大家周轉不靈，難安生業，另一方面，也相將本生利，以養客人。如今派我來收債，目的辦法是：有錢的定期還錢，真是與世不交的，他決定把

張中把借單相送，竟免民爭難，這反做與借印諸位的本意。我
於是遵奉他所指示的辦法照辦的。諸位不用懷疑，還請努力加緊吧
。大家聽了這話，無不驚喜，都喜出望外，感激萬分，一致的讚
歎孟嘗君不止。正是：

火光一起，金銀化灰；

如此討債，意欲何為？

這消息，很快就被孟嘗君知道了，叫他半疑半信，立刻派人把
馮驩招回，當面問道：「聽說先生替我收回十萬債款，卻都買了牛
酒，款待了那些債戶，而且把許多借券，也收來燒了，有這事嗎？」
馮驩點頭答道：「是的」。孟嘗君一聽事情屬實，真生氣了，便
用責備的口吻向他說道：「我因門下賓客衆多，食用浩繁，自己的
收入又有限；爲了勉強撐持這個局面，才向諸邑放數生息，略資彌
補，這也是出於不得已。如今過期已久，本利未清的還很多，目前

又需厝甚急，才奉請先生往薛邑替我收斂，以備應用。先生不但沒有帮我的忙，反而耗費許多錢，去招待那些債戶，还把借券燒了，你這是甚麼意思呢？」馮驩說：「我是想調查各債戶的家庭境況，這是需要很長的時間的，如果不略備酒席，招待他們，怎麼調查得清楚呢？」孟嘗君急道：「我是請先生去收債的，並沒有請你去調查債戶的家境，何勞你多此一举！」

孟嘗君雖然頗爲生氣，馮驩

却是滿不在乎，理直氣壯的答道：

「賢君所派給我的，雖然只是討

債一事，但是不先調查清楚，怎知

那許多債戶，誰富誰貧，誰還得出

，誰還不出。因爲有了這一次的

調查，便一切都明瞭了。於是我要寬

足之家，定期交還欠款，手續

那裏，坐催十年，也是毫無辦

法的；而且催得太緊了，他們最後不

向外逃走，這批借款，總不

是白白送掉？但是這樣催索，一定遭人

批評，說賢君只圖貪利，不

愛惜百姓，以致百姓紛紛避債逃亡；結果是賢君仍然沒有籌出養客的錢，反而落個不義之名，豈非大不合算？我今替賢君燒毀的，僅是那些濫張文書，並沒有真正的損失，却令薛邑人民，都感激賢君的恩德，而彰揚賢君的善行。兩相比較，得失顯然，賢君又何疑是疑呢？」

這一番話，的確頭頭是道，入骨合理。孟嘗君的心理，雖然還不大願意，却是無詞可說，況且事已至此，無可挽回，所以他只得強作笑容，道了一聲謝。正是：

美酒肥牛待客情，一朝焚券萬債清。

休怪馮驩空手轉，爲君帶回大義名。

從此以後，孟嘗君的名氣更大了，齊國在他治理之下，也一天更比一天富強。秦楚等國，都怕他久居相位，於己不利，因故意散布謠言，說孟嘗君權高勢大，有奪取齊王大位的野心。齊王聽了這

個謠言，竟然信以為真，也不調查個實紅皂白，便免了孟嘗君的職。孟嘗君門下的客人，見主人罷職，料想大勢已去，便今天走一批，明天走一批，大有樹倒猢猻散的趨勢。

但是那位彈鋏而歌的馮驩，仍然住在代舍，沒有走的意思。他見三舍中的客人，都走光了，便決意去見孟嘗君，有事請求。走到府前，只見門庭冷落，車馬稀疏，當日的顯赫氣象，一點也沒有了，不由他連連歎了幾口氣。進得府去，孟嘗君正因為賓客四散，感到不痛快，所以一見了他，便說：『先生還沒有走？』馮驩躬身答道：『我是想走了，不過並非另投朱門，乃是想替賢君辦一點事。假如賢君見信，能借一輛結實的車，和兩匹健壯的馬，讓我能來回秦國一趟，我準能使賢君重任相職，也許還可使封邑增加。這個請求，不知賢君能否應允？』孟嘗君見他所求不多，所許的事，不成毫無大害，便答應了，當即備辦車馬路費，打發他上路而去。

馮驩走後，孟嘗君也帶着家小，回歸薛邑。不過幾天，就走到薛邑的境上了，只見有許多百姓，迎上前來，請安問好。孟嘗君以為這不過是照例的舉動，當時並不在意。誰知再向前行，只見百姓扶老攜幼，接背挨肩，把一條寬坦的大道，擁擠的冰凍不通，車馬難進。孟嘗君，不覺大為奇怪，連忙派人打聽，才知道薛邑人民，因感他焚毀債券的恩德，無可報答，如今見他罷相歸來，大家便不約而同，前來歡迎致敬，略表不忘恩義之意。孟嘗君自從罷相以來，見到賓客紛紛走散，深感人情太勢利了，所以心情非常頹喪。如今見人民對他，如此熱烈的歡迎，真誠的擁戴，回想自己盡心養客，一朝失勢，客人就一闕而散；對人民僅僅施了一點小惠，這點小惠，還並非出自本意，但人民已經感激激不忘了。兩相比較，這才覺得人民真是忠厚可愛；當初馮驩替他辦的事，到現在才知道辦的真好。在過去，他雖然是富貴雙全了，但是所作的事，所遇的人，

未必使他真正如意，真正舒適；只有這一次，他才真正感觸到人世的溫暖，真正享受到人生的愉快。所以他當時感動極了，高興極了，原來存在心裏那種失意、感傷、頹喪的心情，也由此一掃而盡。正是：

爭名奪利費機心，赫赫官場冷如冰；
若非朝中大失意，怎知民間有熱情。

這時，馮驩也到了秦國，請見秦王說道：『方今天下，只有秦齊兩國，勢均力敵，強過其他國家。各地的游士，也都向着這兩國走：凡向西到秦國來的，都想強秦弱齊；向東到齊國去的，都想強齊弱秦。可見秦與齊乃雌雄之國，勢不兩立，只有最雄的，方能征服列邦，取得天下。』那秦王正有併吞各國的野心，無奈還無良善的辦法，馮驩所說的話，恰好觸到癢處，所以他聽了之後，連忙施禮求教，說：『敢問先生，怎樣才可以使敵國不為雌虎？』馮驩並

不立刻回答，却問一句道：「大王可知道孟嘗君罷相的消息？」秦王點頭答應道：「馮驩這才說道：『現在使齊國富強，為天下所重視，全是孟嘗君的力甚。可借齊王輕信讒言，將他免職。相信孟嘗君爲了這事，一定深恨齊王，假如他一怒而去，投到秦廷，那麼，齊國內部的虛實，大王可以從他那裏，盡知盡曉，這樣一來，就有法子征服齊國了。』既已征服了齊國，秦國豈不是最雄了麼？」大王不想稱雄便罷，如有此意，何不趁着孟嘗君正在失意的時候，把他請來。這個機會太難得了，大王千萬不要錯過！」秦王對於孟嘗君，原是很佩服的，如今聽了馮驩一番話，不由他不高興，因立刻派遣專使，以十輛車馬，載着黃金二千四百兩，專程去聘請孟嘗君入秦。

馮驩見秦王聽了他的話，便借詞說是報信，先行趕回齊國，又請見齊王說道：「方今天下的游士，凡東回入齊的，無不想使齊國

秦弱，而西向入秦的，又無不想使秦強齊弱，可見秦齊是雌雄之國，秦強齊就弱了，勢不能兩雄同時存在。如今聽說秦王特派專使，隨帶重禮，前來聘請孟嘗君，孟嘗君不去則已，假如應聘而去，做了秦國的官，以他的名望，一定可使天下歸附。這樣一來，豈不是秦國爲雄，齊國爲雌了麼？齊國既然落了下風，大王的領土，就岌岌可危了！」齊王聽了這話，果然非常恐懼，忙問馮驩，有何良策。馮驩因說：「如今最好的辦法，就是趁着秦國的專使未到以前，復了孟嘗君的職，並且多給他一些封賞，使他感恩圖報，爲國盡忠，這樣就可使秦王的野心，不能實現了。」齊王聽了，連連稱善，當即下詔，重任孟嘗君爲相，外賜一千戶的土地，歸他所有。秦國的專使，剛到齊國境上，聽到這個消息，知道不能聘請孟嘗君了，只得掃興而回。正是：

僅憑三寸舌，力能轉乾坤？

方知彈劾客，勝過座上賓。

當初在孟嘗君門下的客人，見他罷了相位，都以為沒有後望了，所以紛紛散去，另謀出路，如今聽說孟嘗君官還原職，不由得眼紅起來，又紛紛趕回，想重返他的門下。這時，孟嘗君也奉到詔書，由薛邑起程，乘車回朝就職，馮驩聽說他就要到了，特地騎了快馬，趕出郊外相迎。孟嘗君遠遠看見馮驩，心裏說不出的高興和感激，想起其他的門客，那種勢利情形，又生出一番感慨。等到馮驩走近，孟嘗君因對他說道：「想我田文一生好客，從未失禮，這情形先生是盡知的。誰知他們見我免職，便一鬨而散，誰也不肯帮一點忙。如今幸得先生出力，使我官還相位，我是非常的感謝的；不過我對於那班客人，我爲寒心透了，假如他們還有臉面，前來見我，我一定吐他們一臉的口沫！」

這時，馮驩還在馬上，一聽這話，忙翻身下馬，拜伏在地。

慌得孟嘗君從車中跳出，扶起馮驩問道：「先生行此大禮，莫非替衆客求情麼？」馮驩答道：「我並非爲賓客求情，乃因賢君出言有失。」孟嘗君忙問：「我何言有失？」馮驩因反問道：「賢君可知『物有必至，事有固然』的道理？」孟嘗君搖頭道：「不知道，請先生說明。」於是馮驩說道：「塵世之上，凡有生就必有死，這就是物有必至的道理。常言『貧居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』，這就是事有必然的道理。賢君試看那些生意人，每日天剛見亮，他們就肩挨肩，腳端腳地，爭着向市場裏邊擠；一到黃昏，他們走過市場門口，誰也不向裏邊睇一眼了。難道他們喜歡早晨，不愛黃昏？事實上，是早上的市場，有利可圖，到了黃昏時分，市上已經空空如也，所以無可留戀了。由此可見，當初賢君既已罷職，賓客的離散，是必然之理，何必抱怨他們。抱怨他們，只是絕了求賢好士之路，對於賢君的聲名是大不利的，所以跪求賢君，還要待客如故才

好」。

這一番話，幹得孟嘗君恍然大悟，連連點頭，因很恭敬的向馮驩拜謝道：「我能得先生正言相誡，真是三生之幸。先生所指教的話，我一定遵命。」就職以後，果然對於重返門下的賓客，一概收留，照常款待。

從此以後，人人都認爲孟嘗君確是寬宏大量，真心求才；各處的才智之士，都願意來投他。他的聲名，因此更爲增高。後來解職回薛，各國諸侯，竟把他當做國君看待，一直到死，沒有人敢輕視他。但與仔細推究起來，如果沒有馮驩，他萬不會有這番成就。他門下雖然也有會雞鳴狗盜的客人，救過他的急難，可是那種偷偷摸摸的行爲，太不光明，怎能和馮驩替孟嘗君做的事相比。正是

彈鋏焚券意何如？爲誘孟嘗入正途。

世間多少幫閑漢，面對馮驩知愧乎？

海
權

二〇